

网络点击率100多万

滕锦平 / 著



『文革』岁月中人性泯灭与复活的真实记录。

悖逆历史情境下扭曲灵魂的深刻展示。

一页虽已逝去却况味深长的社会生活画卷。

往事虽已如烟，让人难断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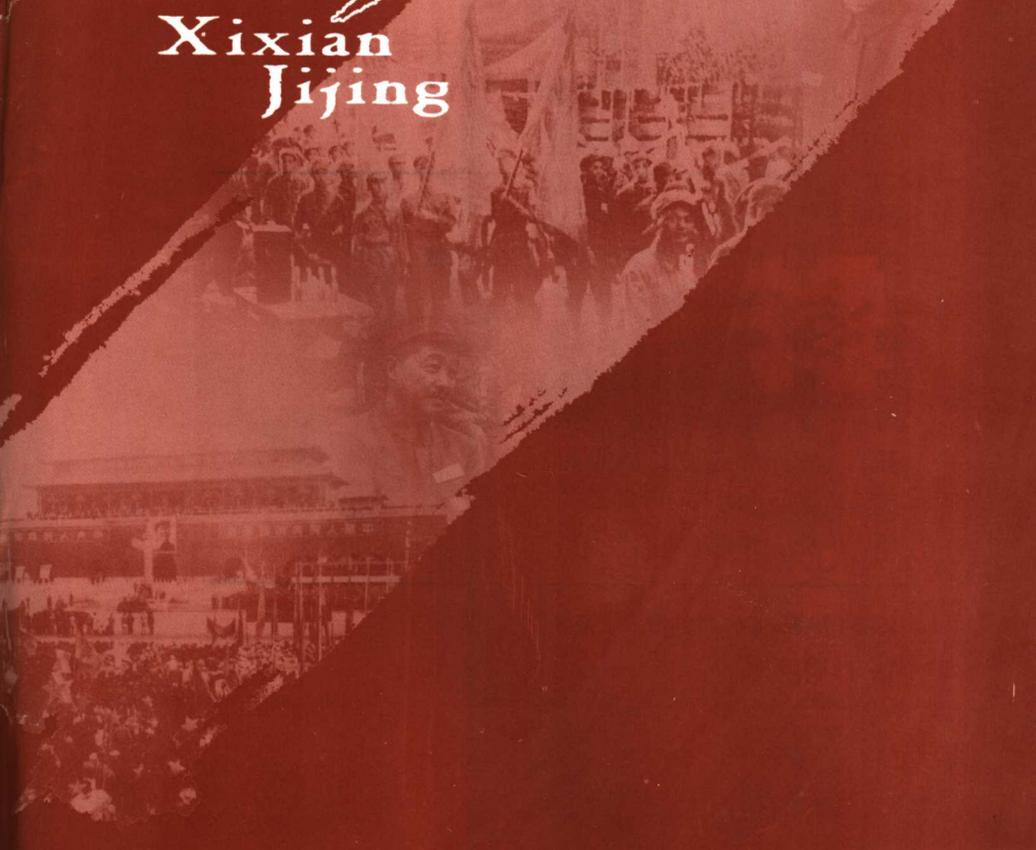
一部奇异的小说，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

西线集锦

Xixian Jijing

西线集锦

Xixian
J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线集锦/滕锦平著.-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647-712-8

I. 西... II. 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72089号

西线集锦

滕锦平 著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 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万

印 张: 10印张

ISBN 7-80647-712-8/1·453

定价: 19.80元



“文革”岁月中人性泯灭与复活
的真实记录。悖逆历史情境下
扭曲灵魂的深刻展示。一页虽
已逝去却况味深长的社会生活
画卷。往事虽已如烟，让人难
断追忆。一部奇异的小说，一
道不可抹灭的风景。

目 录

引子：西线 (1)

第1章 新兵 (5)

- 1、连长又发脾气了
- 2、入伍教育
- 3、玉龙河结了冰
- 4、规矩
- 5、射击
- 6、杀——!

第2章 一班 (19)

- 1、棒子也该痛了
- 2、黑着眼睛下手
- 3、检讨怎么写
- 4、吃鱼
- 5、“英雄排长”
- 6、姚保良的性生活

第3章 军民关系 (35)

- 1、王储

- 2、蒲团
- 3、小胡子队长
- 4、“大寨田”
- 5、拥军
- 6、排演

第4章 饲养班

(52)

- 1、怪事成堆
- 2、“大灰”是副团级
- 3、起圈
- 4、“公子”与“白花”
- 5、评“五好”
- 6、提干秘诀
- 7、马屁拍在脑袋上

第5章 心痒

(71)

- 1、潘固这小子
- 2、喜欢，还是捞住了新鲜？
- 3、缘份
- 4、要你的好看
- 5、擒拿格斗

第6章 《珍宝岛》

(87)

- 1、嫁给当兵的，赚了！
- 2、偷眼事件
- 3、案情调查
- 4、案情分析
- 5、翻脸不认人
- 6、男人的手艺
- 7、刺刀

第7章 挖渠

(108)

- 1、刘麻子
- 2、野气
- 3、当兵是怎么回事
- 4、杂种

第8章 曹二军

(118)

- 1、娃娃兵
- 2、骂娘
- 3、放羊
- 4、真的有了一只羊
- 5、“203”
- 6、暗算
- 7、把戏
- 8、玩器
- 9、功德无量

第9章 天敌

(139)

- 1、资产阶级钻进裤裆里去了
- 2、形势逼人
- 3、人心隔肚皮
- 4、天塌不下来

第10章 南方人

(152)

- 1、扯淡
- 2、敌情
- 3、幻灯机
- 4、撑死眼珠儿，饿死……

第11章 连长的女人

(164)

- 1、倪宝姑
- 2、心皱
- 3、入魔
- 4、缠绕

第12章 青平、小尼和老荆 (174)

- 1、手艺
- 2、兽医产科学
- 3、人不能受牲口欺负
- 4、“断子绝孙”
- 5、“妹子”
- 6、大灰老了
- 7、私字比狐狸还狡猾

第13章 罗红旗与赵月季 (192)

- 1、八项注意第七条
- 2、避难
- 3、两个人全在那里取胜
- 4、特殊任务
- 5、太阳出来了
- 6、登记还是转业
- 7、冤家

第14章 天意 (217)

- 1、潘固提干
- 2、引而不发
- 3、连长最恨的是贼
- 4、旱天雷
- 5、结账
- 6、摊牌
- 7、天意

第15章 大灰之死

(235)

- 1、大灰得的是结症
- 2、路线错误
- 3、大灰的肚子成了坟包
- 4、要不要放哀乐
- 5、大灰的另一面是画

第16章 涅槃

(250)

- 1、倪宝姑要生了
- 2、凯旋门
- 3、儿子（一）
- 4、儿子（二）
- 5、梦魇

第17章 演习

(262)

- 1、苏修的一个坦克团要来
- 2、坦克肚子
- 3、踩到锣鼓点儿上去了
- 4、信号弹
- 5、报话机
- 6、人民战争

第18章 悬崖

(276)

- 1、矫龙
- 2、倪宝姑的败落
- 3、笑面人
- 4、幽灵
- 5、告别
- 6、悬崖

第19章 警戒线

(291)

- 1、机密
- 2、真想砍下个脑袋
- 3、脱肛怎么治
- 4、暗处
- 5、营房像个闷葫芦
- 6、小车不倒只管推
- 7、配方
- 8、警戒线

尾声：西线无战事

(307)

后记

(311)

引子：西线

军分区有个独立营，独立营下属三个连队，分别执行警卫、看守和军农等任务。军分区是爷爷，独立营是老子，三个连队自然就是儿孙辈了。

最受宠的是警卫分区机关的一连，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分区的宣传队和篮球队。既是挑拣过了的，或眉清目秀，或高大健美，留在身边站岗，首长们不害眼睛。一连的人因此非常骄傲，站在兄弟连队面前，总显得高人一等，那神气就像是做了驸马爷。

二连负责守卫一座小型弹药库和管理一座农场。弹药库和农场远离城市机关，到这里无异遭了流放。二连人像是生下来就为种庄稼用的，除了力气足，眉眼身架一概潦草，全连列队，大家马虎成了气候。兄弟连队出了次品，也一一打发到这里集合，类似于一个收容站。时间久了，二连人渐渐悟到了好处：倒也不错，凑到这里做人，合着伙埋汰，横竖显不出好赖。不过原本也

确实别扭过的。这里战士百分之九十九来自农村，穿上军装，塞进军用卡车，心想这回可算换一番天地了。下了车，才知道来的不像是正经地方。早知还要干农活儿，何不死在家里。直到发了武器，他们才多少有些明白：一手拿镐，一手拿枪。

三连的情况又不同了，负责看守一个一千多号犯人的监狱。监狱让人觉得神秘和恐怖，尤其是外人进了犯人堆里，喝五吆六的，人显得分外硬势气壮。听老兵们讲，三连长杀人如麻，且杀人不眨眼。有一回犯人暴动，连长平端着机枪猛扫，犯人们甘蔗林似的一片片地倒。没死的跪在地上求饶，连长一声令下，全连官兵便蜂拥而上，上打穴下打阴，犯人们鬼哭狼嚎，满地乱爬……凭这个三连人就没理由不安心，对光景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人只要不坐牢，活着就差不到哪里去，再要不知足那就叫毛病。

按照规定，二连和三连隔几年便要轮换一次。这年到了换防的时候了。弹药库和农场地处临县的西格庄。这里离公社5里地，离着县城少说也有20里。西格庄原本也是个平常的地方，就因为多了座弹药库和驻扎了一个连的解放军便一下子神气起来了。换防的那天，二连长匡同富、分区农场的场长刘麻子还有村支书邱老昆领着三连长矫禹藩在村子里到处走动。匡同富没几句话，刘麻子更是一言不发，多半是邱老昆在那里指指划划，样子像个政委。旁边还有一位满脸胡茬的民兵连长，怎么瞧都是个打手。支书有个毛病，边说边拍三连长的肩膀。三连长本来个头儿就不高，一米六一点儿不多，拍来拍去更压缩了。三连长面上不好发作，心里一股股地冒火。

一揽子人又往山上走。到了半山腰，匡同富指着一道狼脊样的山岚对三连长说，看到了么？这叫草甸子岭，以东是

东格庄，以西就是我们的防区，要不怎么叫西线？你别看这“西线”趴在那里不太起眼，在古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邱老昆插话说：谁说不是，吴大帅当年就在这里打过一仗。邱老昆脑子有些糊涂，老把吴佩孚跟我军十大元帅混到一起。邱老昆又补充说，“路透社”那里也有消息，苏修的一颗核弹瞄准的就是山顶上的那个莲花石哩！听这支书的口气，不容易让他娘的苏修给看中了。

接着还往上走。三连长看到莲花石的下边是一面石壁，直上直下，有几十米高，站在上面往下一瞧让人倒吁冷气。匡同富说靶场就设在下面，有这石头墙挡着，子弹瞎了眼也没关系。民兵连长也不甘示弱，夸口地说：有人想不通了就从这里往下跳，跳一个响一个，压根儿没出过哑炮。三连长怔了一下，让“炮”给击中了，没准儿立时就想跳一个试试。

然后一伙人满山转悠。营房和农舍全趴在脚底下了。匡同富指着一栋红砖青瓦的房子对三连长说，那是弹药库，有一个排的兵力看守就行了。设流动哨，捎带着捉兔子。匡同富笑得眼睛都眯了，兔子已经捉到了似的。民兵连长凑上来说，不光能捉到兔子，还有野鸡哩。匡同富小声跟三连长解释，这里管破鞋叫野鸡，而且野鸡比火柴还要便宜，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全想得开，闲着就干那事儿，吃顿饭的工夫也要来一回。三连长说瞧你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像是干过不止一回。匡同富打着哈哈：哪能呢！穿着军装呢……像是这军装一脱下来，不定就怎样了。

转悠半天，便觉得这里的山势有些怪。明明是一道横脉，走近了偏又绕了起来，左盘右旋的，专恋你腿脚。看去翠绿成片，鸟也叫得欢势，原以为是个好去处，不料深处竟犬石交错，掖着个好大的凶险。倏尔又从哪里窜出只野物，愣头

愣脑，活活给你一个厉害……不一会儿，天色又莫名暗了下来，山腰上起了雾，妖里妖气的。三连长觉得这里的地缘多少有点儿邪，好日子多半还在后头。

边走边觉得糊涂。村支书和民兵连长腿脚散漫着，越来越不起劲。刘麻子径自找块石棚歇下来，掏出烟袋蹲在那里抽了一锅。匡同富紧着嘴巴，随走随交差，最后对三连长说：从明日起，这西线就归你了。当心哟伙计，等着看你的笑话哩！

第 1 章 新兵

1. 连长又发脾气了

连长这些天眉心老扭着个结，脸上阴气沉沉的。倒也不见得有啥格外别扭的事，只是他心里一劲地烦，看谁都不顺眼，于是就乱发脾气，谁碰上了就摊上一顿臭骂。早上通信员给他打洗脸水，他洗了两把就火起来了：“你打的这是什么水？嘴里一股糊鞋底子味！”通信员心里说，明明是洗脸水，偏偏要用舌头尝，这才叫倒霉呢。通信员另外换了一盆，还是从原来那口缸里打出来的。不过这回好了，连长再没挑出什么毛病来。

三连长姓矫，不过谁也不准叫他矫连长。嘴巴倒是节省了，斩头去尾，孤零零的一声“连长”，喊烂了也就他一个。

文书毕桥过来请示：“连长，运新兵的车 12 点半才能到，炊事班陈班长问午饭是不是拖后？”连长一听又来火气了：“谁让他拖后了？告诉陈胖子，午饭拖一分钟我就割他的耳朵！”文书啪地一个立正敬礼：“是！”转过身就去执行了。

连长心里一直咬定了他爹教给的那句话：人到世上走一遭不容易，非得赢够了才行。于是他就凡事竖着眉头用眼睛，这样天下就一派驯服了。最让连长消受的事情是给司号员下令：集合！就看到司号员鼓着腮惟恐不及地吹集合号，一伙人蜂群样地聚拢过来，在他眼底下成一字派开，看起来每张脸都在向他讨好。他却一定不领情，青天白日地训他们，罚他们立正，挨风吹雨打太阳晒，叫他们一辈子记住怎样被人管教过。

有时候明明知道大伙那里有委屈，连长在心里也不放过：谁叫我是连长，你们是部下！等你们谁有一天成了我的头儿，也尽管朝我使威风！人么，活着图什么？图一口气，图痛快，图做自己和别人的主。当年我挨我爹棍子的时候就在心里起誓，什么时候我也用棍子对付我的儿子。没准儿真到了那一天反倒手软了，那多半是你自己不争气，竟然没有作老子的心肠。

有时候，连长自己也纳闷，为什么总没有好心情？凡事非得任性，非得冒火，将自己大块大块的涂成铁青色，这不算霸道，算不算糟害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被花蛇咬伤了小腿，疼得他哭天骂地。他爹让两个堂叔将他按在杀猪床子上，用剪刀在他腿肚子上生生剜下一块肉。那时候他一点也不恨他爹，恨他不起来，只是觉得活着就非得豁出去，不然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正是午休的时辰，营区里冷丁静得像条僵过去的蛇。操

场拐角那棵老家槐依然透着副鬼脸。一只喜鹊落在细梢上，唱得骚极了。有阵风掠了过来，四下里晃了一晃，让人觉得隐隐受了点惊。连长看到有人在营房门口露了一下脸，是村里的那个疯女人。据说她以前是民兵连长的老婆，民兵连长老在她身上练拳脚。连长扭过脸去，满眼都觉得不值。

2. 入伍教育

将三十几号人关在几间房子里，像把一群羊入了栏，鼻尖那里老觉得有一股子膻味在打转。连长坐在桌子前面，不歇气地盯着眼前这伙人，像瞄上了猎物的鹰隼。新兵们都把脑袋拼命地往下低。

念了一段社论，又念了一段解放军内务条令，连长嗓子眼儿那里就觉得要冒烟了。这差事原本是指导员的，可他偏偏这时候老婆要作人工流产，请了半月的假，说是要等老婆身上利索了才能回来。

连长当然想不通。指导员这个人贪女人贪得没治，弄得个老婆流产来像撒尿一样随便。革命军人整天捣鼓这个，觉悟哪里去了。再说了，不就是人工流产么？听说又叫刮宫，用一把半大不小的勺子伸到里面来几下就得了，干嘛要用半个月？半个月，差不多又够刮一次的了。

连长觉得胸口那里有团窝囊堵着，便扯开风纪扣，烦躁和闷热就汨汨地往外淌。一边的池副指给他添水，这老兄五冬六夏只会干这一件事儿。副指导员叫池淼，叫顺了就成了池副指。池副指入伍前读过师范，讲起话来喜欢咬文嚼字，是连里的大知识分子。连长偏偏不卖他的账，顶多让他开会